

S

而已集

(註釋本)

魯迅



而 已 集

魯 迅

今 代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而 已 集

魯 迅 著

*

今 代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香 港 電 氣 道 一 三 五 號 十 二 樓

嶺 南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 港 德 輔 道 西 西 安 里 十 三 號

*

香 港 · 南 洋 各 地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1965年 5 月 版

[No. 3951]

定 價 H.K. 

精 裝 本

出版說明

本書這次出版，曾經依照作者親自編校的初版，並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誌和報紙，作了初步的校勘。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都已經加以改正。同時，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附在全書的後面，在正文中則標以 1、2、3……的號碼。

本書最初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此後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三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時，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不妥、錯誤和不充分之處一定不少，懇切希望讀者指正。

一九五六年八月

目 錄

題辭	1
----------	---

一九二七年

黃花节的杂感	3
略論中国人的臉	6
革命时代的文学	10
写在《劳动問題》之前	17
略談香港	19
讀書杂談	27
通信	34
答有恒先生	40
辞“大义”	46
反“漫談”	48
憂“天乳”	51
革“首領”	54
談“激烈”	58
扣絲杂感	63
“公理”之所在	70

可惡罪	72
“意表之外”	73
新时代的放債法	75
魏晉風度及文章与藥及酒之关系	77
小杂感	94
再談香港	98
革命文学	105
《塵影》題辭	107
当陶元慶君的繪画展覽时	109
盧梭和胃口	111
文学和出汗	115
文艺和革命	117
談所謂“大內档案”	119
拟豫言	126
附錄：大衍發微	129
注釋	137

題 辭

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泪，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复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
夜里，編完那年那时为止的雜感集后，寫
在末尾的，現在便取來作为一九二七年的
雜感集的題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魯迅校訖記。

黄花节的杂感¹

黄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点所謂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²。因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黄花節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岡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連人数也不知道。

为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只得查《辞源》。書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云山之麓。

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于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聞的耆老。从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么意見，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談助的罢。接着便將被人們忘却。久受压制的人們，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別，当时虽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于是这些失敗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个團圓劇的結束。这于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却遇見過了：在学校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熱鬧。用这例子來推断，那么，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結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無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³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⁴，这人間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國經了許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長出了一点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还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繼續培养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并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吊先烈的

“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却覺得大家对于節日的办法，还須改良一点。黄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复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勞苦的，但总比槍彈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論中國人的臉¹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髮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丑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²，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³。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

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⁴ 或者《安徒生童話》⁵ 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着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却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着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着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想吃的核桃，必須放在門縫里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着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

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閑⁶ 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

本人或西洋人，臉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觉得这样已經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東西，他就給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这个，是人，則加上多余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 + 獸性 —— 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說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还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淨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馴順。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無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夾雜着別的東西，当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 + 家畜性 —— 某一种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号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罢。我只要說近來却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余。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从來的厦門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时裝的。因为电影是“藝術”，所以电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余加上去了。

古裝的电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戲；至少，決不至于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

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⁷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杰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时代的文学¹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今天要讲几句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

是老鼠；結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許能够称譽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着誰的輓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穩当的買賣。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說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來宣傳，鼓吹，煽动，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無力的，因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無价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來，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來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字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慣了“革命”了，江浙談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進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訴我們：“人类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終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爰用四只脚走路。也許曾有一个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脚走路的罢，